

**郭史光宏**


一个长大了的儿童，  
爱思考的教师。期望  
能在浮躁的世道，脚  
踏实地，仰望星空。

“二十一世纪的文盲不是指那些没有读写能力的人，而是那些停止学习、不愿忘掉已知去重新学习的人。”

——美国未来学家阿  
尔文托夫勒

阿公生前是开杂货店的。每逢农历新年，亲朋戚友总会相聚老店，大人聊天叙旧，小孩吃喝追逐。

还没上学的我，对柜台上的算盘很是好奇。阿公说，“宏啊，一定要打好算盘哦，以后很重要的。”后来上了小学，算盘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方方扁扁的计算机。阿公说，“宏啊，一定要学好计算机哦，以后很重要的。”再后来上了中学，计算机也不见了，收银机闪亮登场。阿公说，“宏啊，一定要会按收银机哦，以后很重要的。”没过几年，到新加坡走了一趟，发现超市中也只剩下寥寥数台收银机，大部分通道都是自助扫码付款的智能设备。

时代踩着科技巨轮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疾驶。知识更新、工具进化、职场转型、生活的变化，我们正处在变幻莫测的时代。海内外研究报告都指出，未来十年最吃香的职业，大多还未出现在今天的职场。用过去的经验决定当下的行动，以应付未来的需求，无异于刻舟求剑，最后只会陷入两头不到岸的尴尬与无助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许多过去重要的知识与技能，到了今天已不那么重要。举个例子，写一手好字在50年前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是一个以纸笔书写为主要媒介的年代，人们靠书信联系，职场靠书信沟通。如今呢？大多数人已很少拿起纸笔，更多是通过电脑与手机交流互动。时用则存，不用则亡，这也难怪今天的学生字体，不如上一代整齐美观，能识会写的字也不如上一代丰富了。这是教育的失败吗？不，这是时代的必然。

中国好些一线城市如北京、上海和深圳都看到了这样的大趋势。他们并未执着地追求写字的工整与规范。反之，他们选择拥抱科技。他们教低年段的小学生使用手机程序，以语音输入的方式写作。

于是，低年段的小学生跨过了写字门槛，在想像和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，就写起了故事和小说。另一方面，他们从汉字文化入手，带着学生走进汉字故事，感受汉字之美。他们不再强调能识会写，不再追求工整美观，他们更为看重的是思维活跃与学习的热情，他们将目光重新聚焦到了“人”的身上。

重要与不重要，会随着时代变迁而被重新定义的。今天的“重要”，也许是明日的“不重要”；今日的“不重要”，很可能是明天的“重要”。再说，不管“重要”或“不重要”，只要做到极致就有价值。既然如此，实在没必要以当下的标准去苛求学生，用同一把尺去衡量他们是否达标。教育应该回归一个个丰富的人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让每个孩子看见更好的自己，成为最好的自己。

走笔至此，想起夏山学校创办人尼尔校长的一句话：“让学校适应学生，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学校。”

今天的「重要」，也许是明日的「不重要」

